

卷五

楚語者楚國之辭也或為楚人之辭或為楚人之辭凡其辭必用韻自成一體楚音故持贊之於楚毛詩列十五國之風楚獨不與得此或可補其闕略云

卜居

屈原二句是敘事直起○竭智二句是推原已任○心煩二句是直指現○益惟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故三年不得復見以致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也○往見太卜○楚宮特撰其系認真○余有所疑二句是借疑問以開端非實有所疑也○端策拂龜是將欲為筮卜意○個個向是言盡心○圖意○送往句是言役情於世俗意○涉向句是言歸隱於田畝意○遊天人的是言其於於木門意○止言句是言直諫以取禍意○從俗句是言遵義以苟免意○超然句是言出世以今天性意○晚景句是言強顏

古訂古文釋義新編卷五

上元余 誠自明氏評註

楚辭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嘗困歎。歎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躬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世俗之波。將十。周乎。正是不知所從。處。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啜菽飲水。斯伊。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繫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驎亢軔乎。將隨鴛鴦之迹乎。甯與黃鸝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諛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歎。分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朱文公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是非不可不將。微者龜以決之。遂為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謂原實不能無疑於此。而始問卜於人。矣。黃維章曰。連用十六字。字字以為章法。前數字字用。正言後數字字用。取譬。看他變處。一窗一將。每段自為一對。對而超然。窗廉潔。與善。與斯。唯伊。儒兒。以事婦人。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繫楹。則合兩段。為一對。對看他又變處。段段向法。勻停。却於水危之下。持多與彼。捕金一句。破整齊。為參差。看他三變。處。取譬。善。對。段。分。時。不相同。却於騏驎。鴛鴦。一段。復。上。千。與。駒。相。連。相。承。又。一。整。齊。中。之。參。差。也。看他四變。處。正。言。不。諱。以。喻。則。

上海天寶書局印

以為便變意○廉潔的
是言自植已節查矣梯
句是言曲順人情意昂
昂句是言不匿其才以
自屈意○記凡句是
言不露其能以免忌意
○水中之見下一本有
乎字○與麒麟句是言
上布聖賢意○隨焉馬
句是言下此惠多意
黃鶴句是言與高士同
辟爛難意○雞鷄句是
言與小人共受爵祿意
○十六句一前一意此
孰吉二句東住上文○
請下意在比二句點出
但無二句則上皆無收
束矣○世濁濁一段是
請下之後因而自致之
詞○世濁濁可以正意
領起下喻意○輝異二
句喻用舍不當○說人
二句是正意○吁嗟二
句慨歎無已○釋放二
句應前端矣○天尺二
句語自傷妙○物有所
不足二句指指也言○
數有所不逮二句指指
笑言○用君之心二句

理易屬整段不繼以散則體易板作者謂制機極費苦心蠟翼千鈞數語再用取譬尺長寸短二語人從唇戶口中再取出取譬愈多而後峰愈奇味愈
厚也兩警與前警皆與正言相離相映又是章法內參差之整齊就中各具變幻前警在正言後復兩警在正言先又一調制轉接處後人賦手拖沓不變
縱填塞多料以字法向法於其古與想章法未能造幻體勢終歸純直豈解如此短篇乃具自變作用即按朱評得原立詞真情實得原
行文妙用讀者兼兩評自可毫髮無憾矣除評紛紛舉可置之勿論予復何言故特錄二評而不贅廢讀者細玩之○篇中凡六易韻

音義 屈原 一名平字靈均楚之公族為三閭大夫事其懷王忠諫而不用上官大夫靳尚妒其能離毀之因放流江南原知楚將亡
自卜所以居身之道故云卜居○閭猶家族也楚有宗室昭氏景氏屈氏原掌此三家宗法醫祿之事故曰三閭大夫 太卜 益

鄭詹尹 人名 姓 端 筮 同策下同○端 拂龜 拂以手拭之也龜靈龜也 惘惘 歎歎 誠實傾盡之貌 補以忠 朴質真無文忠本難各朴以
忠未允復情直遂怒易觸而

而能改不肯改者也 送往勞來 通俗人也和接之人逢迎工巧終日周旋 鋤 同鋤○去 遊 徧 謂貴 媮音偷 真 一作
足音答 栗 一作慄 斯 一作慄 嗑 音音 伊 音音 儒 兒 一作嚙 嚙音嚙 咄 音音 治 治反 啾 音音 欲 音音 不 音音 之 音音 狀 音音 詭 音音 隨 音音 也 斯 音音 語 音音 詞 音音 嗑 音音 伊 音音 嚙 音音 強 音音 作 音音 笑 音音 語 音音 以

以婦人為指指懷 哭梯 滑道 消精 圓轉機括無窮之 脂 肥 韋 柔軟 繫楹 楹屋柱亦圓物繫楹言 音印○舉 駒 馬三歲 記 記
浮沈貌 覓 音符○水 靴 音厄○車 黃鵠 大鳥也 鶩 音木○潤 音混 張 音明 叶音通 湯 音通

序解 屈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原內為鄭袖所諧外為新高所毀故王怒而放之于湘江之南不得復見者三年雖竭忠盡智而為讒人蔽障故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蓋長于
心中之憂疑也天下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策掃蔡龜而問原曰卜者尹之事而所卜則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原曰忠佞殊塗
也隱顯殊致也安厄殊事也吾嘗惘惘致忠誠重疊期于必竭也盡使有將必行其忠忠或不致復矣唯朴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于太直則失之
于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怨一身環應于前後之際而無窮于是與忠朴者殊塗矣富貴耕原野鋤草茅以自食其
力沈埋隱晦不求聞達也抑將游揚貴幸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于天壤乎是又與隱者殊致矣竇侍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予正言易招
人主之怒不諱易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來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當貴人所同欲道德之榮昌不可望也不義
之尊崇不可居也即從世俗之當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鑠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倫然遠
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說隨而求媚嗑伊儒兒強作笑語以為婦人之事乎若將此法事君是以妾婦自待也或混俗和光
之不可冀取潔乎潔正以待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披獲以上進圓轉而不滑滑則已潤矣又益之以如脂
之潤指則已柔矣又益之以如韋之柔而比楹柱之圓乎夫君以臣比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圓且滑焉而國高可問耶或欲涉遠而昂昂若
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威靡所誘矣將若水中之鳧汎汎浮浮與波上下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乎以言力可負重恩與賢才同列是與騏
黃並驅也今者騏驥之軌果可允乎抑將隨騏驥之後塵乎以言大可透引欲追高蹈遺蹤是與黃鵠齊飛也今者黃鶴之翼果可比乎抑將下同雞鶩
飲啄乎夫此數者吾心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而心煩慮亂之餘不知所從然則孰言何去何從故求問於先生以決之也然今之世吾知之

總結上文而令其自擇也。○鮑英向曾說出謝靈運之意蓋以人世之所謂吉去其不足以煩庸子之聽故以鮑英不能知為謝也。此與漁父荒爾而笑鼓柁而歌倉浪不復與言意固不能知下一本無此字。

漁父辭 屈原既放四子是發議之原故為首持揭出遊於江潭句便為漢父立業。○行空句舊評謂作離騷。顏色二字指寫畫致何故至於斯斯字指顏色三句言史記作何故而至此舉世皆濁又兩教子上皆有而字又一本舉世作世人。○聖人一段是翻覆是波瀾深於文者自知之。○史記聖人二字上有天子下有者字。世人皆濁句即本上清濁辭解翻出一層作波妙妙世人皆濁史記仍作舉世混濁。○漁其

矣蓋濁濁之世也。惟其濁濁所以不清何以見世之濁濁而不清也。清則輕重不致于相反六律不致于失調賢士不致于失所不致于清則輕重倒置。○輕也而以為重。○重也而以為輕。以聲律論之黃鐘為六律之首。今則毀黃鐘而代以鍾。○金本無聲而代以銅。○雷鳴是百怪俱作。○吳說佞之人則高張榜。○瑞賢之士則加以毀謗。而泯滅其名聲。呼嗟乎世既如此。夫復何言。惟嘿嘿自守而已。孰知吾廉潔之襟忠貞之節也哉。是可悲也。○屈原之言乃釋策而辭謝之曰。夫事之有定者鬼神得而知之。若藏諸心而未定者鬼神不得而知之也。○部諺有云。尺長於寸。然有時而短。寸短於尺。然有時而長。○今君之所卜未定者也。則吾願吾龜其為物有所不足。其為智有所不明。吾願吾耆其為數有所不達。其為神有所不通。子但審君之心。行君之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吉凶從違。龜筮雖靈。誠不能知也。君何卜焉。

漁父辭 父音甫文中同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柁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此與前篇皆屈子託言以發明已意。蓋亦認作實事者。詳者多。若看誤矣。然又須知此與前篇語意自有淺深。前篇為語一正一反。雙行到底。意雖決而仍若未定。此則直言實赴湘流葬江魚腹中。且漁父勸諷而終不之改。語意豈不較前更深。足使忠貞之志千載若揭。讀者辨之。○林西仲評有云。原借漁父問答發明已意。不肯呆看。殊為得解。至謂原自言其志。漁父不以為然。長歌而去。此特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雖欲不自沈汨羅。不可得矣。此則原看便非。屈子知已。後來者復從而和之。讀者尚何疑。屈子真面目。須知屈子之死。全為被放之彼楚國。將亡無從救。援而身以宗族。不忍親見之也。故推有二死耳。若說到無可說之人。而不得不死。其當差以千里。此等評語。皆緣筆滑心粗。求深及淺。恐誤後學。不少。願高明洞察之。○篇中凡六易。韻子。願。願。坊。本。此。篇。韻。多。禾。叶。清。楚。甚。且。有。謂。非。醉。賦。體。者。特。過。考。摩。書。通。為。俱。叶。補。讀。一。過。自。覺。當。願。順。利。無。復。稍。有。聲。牙。處。快。絕。

音義 吟憔悴 憂患也 槁 音考 三閭大夫 前篇與 聲醒 青切 移 音俄 漚 音幽 舖 音食 曹 音酒 飲 同 吸 音 羅 坊本多作醜以水 為 沐 浴 衣 察 察 汶 汶 皓 皓 白 温 温 漚 漚 鹿 埃 此 從 史 記 霽 精 白 醜 醜 薄 酒 也 沐 髮 身 因 察 察 潔 白 汶 汶 玷 辱 也 痛 皓 皓 與 類 同 白 博 温 温 愴 憤 也 一 作 本 鹿 埃 此 從 史 記 霽 精 白 醜 醜 薄 酒 也 沐 髮 身 因 察 察 潔 白 汶 汶 玷 辱 也 痛 皓 皓 與 類 同 白 博 温 温 愴 憤 也 一 作 本

沈史記作隨其流深息
高舉史記作懷瑾瑜

○自今放為句史記自
令上有而字下有見字

○安能以身句史記安
能作人又記能寫赴句

史記相作當其於江魚
之腹中作而葬于江魚

腹中耳又一本無之字
○蒙世之濕雖一本作

蒙世俗之塵埃○竄赴
湘流數語是立言大旨

屈子一生結局已定○
歌曰上一本無乃字○

滄浪四句與上清濁醉
醒似應似不應錯綜變

化不拘常法○吾纓吾
足一本皆作我遂去不

復與言見其志之貞無
人能挽動意○如此結

法結得文境愈高結得
文心愈苦

養生主
莊子名園子字休嘗為
漆園吏者書名南華經

○吾生二句是說理
一本吾生二字下無也

字○以有涯四句是說
幣○言不羨貴者其殆如
此○善二句是說工

二句自韻下滄浪四
句亦然○雖高郭切音緩○世音喬○濁音獨

序解

原之初心本欲立朝事君今既被放逐則忠愛之心益不得遂于是游歷江潭行歌澤畔以發洩其不得于君之憤心既憤則顏色為之憔悴醒溺于貨利則濁沉于嗜慾則醉然眾人皆濁則相安于濁而不知眾人皆醉則相安于醉而不覺無奈我不能濁又不能醉而獨清獨醒異于眾人眾人反以我為怪而詫異之是以廢棄放逐以至于于此也漁父因風之曰子之清醒以為獨異于眾人也眾人之固不足論然有聖人焉夫聖人者與物無忤者也不能必物之不凝滯而自不凝滯于物也雖不能推移于我而我為世道所攸寄何不可與世相推移子之獨清獨醒而見放逐是凝滯于物而不能推移者也世人皆濁如流之離于波也子何不泚去其泥使舉世皆清乎子既不能使舉世皆清而眾人皆知醉矣醉之者糟與醜也子何不食其糟飲其醜與眾人同醉乎處濁世之道固宜如是奈何獨醒獨清長思深慮以異于人自取其放逐哉原答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嘗聞新沐者必彈拂其冠新浴者必振頭其衣恐穢之汚其潔也豈不以既經濯濯而有此清醒之體安能以潔潔之身受衣冠之玷辱乎如必欲各同流合污則宜赴湘江之水葬之高腹之中而吾之清醒自在安能以予皓皓潔白之心反蒙世之濕雖乎此則原之志也漁父知其志之不可移竟欲微笑叩其漿楫乃自歌于舟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言世之清可以彈纓冠而仕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言世既濁可以裹足而退也歌畢而舟已去遠不復聞其言矣

南華經

養生主

謂養其有生之主也即齊物論所謂真君是也

莊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惠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晷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森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析透快無比

此一段言心遊象外不

役役於紛擾是以能得

所養雖然二字又作一

轉轉出下一層更為刻

精透○難為是非可批

導者○恍然戒厲心視

為止屬自行為遮屬手

形容詳審之意情態俱

現於楷墨間四顧躊躇

亦富於畫刀而藏句收

盡前奏刀釋刀動刀提

刀如許刀字亦見針線

之細○此一段喻處世

豈得皆順亦有逆境但

順以應之便是養生之

法無他巧妙也○吾聞

二君從惠文君口中點

出養生二字作結筆法

變幻不是尋常應南

華全書中此高得養生

句下仍有三百餘言坊

本句裁割今從之

諫逐客書

間而况骨之大者乎解牛而未得理解則用刀費力所以庖之良者刀必藏更以其割也割則刀刀易傷至于紛紛眾庖刀以月更砍大骨而刀易折今臣之刀十九年解牛不下數千時日既久解牛亦多宜有所損乃視其刀刀猶若新發于硎此非刀之善而臣之用刀有方也彼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而刀之刀又不厚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中則遊刃于虛豈不恢恢乎自有餘地耶是以臣刀十九年解數千牛而刀猶若新發于硎豈良庖族庖哉更刀月更刀者之可比乎夫心手雖熟連刀刀于有餘豈遂無難為者乎故每至筋骨交錯聚結之地見其難為亦恍然而有戒心視為之止目不敢旁騖也行為之遲手不敢掉動也為之審詳微微動刀而交錯聚結者解已諉然如土委地又何易也于是牛解而力不傷刀不損心殊自得此時提刀而立凝神于無何者之鄉從容四顧躊躇滿志焉復善其刀而藏之是解牛事也解畢而依然一未解之天已惠文君曰始吾以庖丁為解牛之人而善其技今吾知庖丁不止技之善而進乎道者也吾聞官止神行順天則困自然是于此生無所戕也故吾子其言得養生之道焉觀此則吾謂無近名無近刑而緣督為經者可無疑矣

秦文 坊本秦字上多有先字

諫逐客書 坊本諫字下多有秦字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用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

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馱不實外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馱不實外

李斯

連用四於

此一段言繆公取賢才於四方

此一段言秦本意下三段更不復出

此一段言秦孝公用商鞅之法

此一段言惠王用張儀之計

此一段言秦王寵同

此一段言秦亦

此一段言秦亦

此一段言秦亦

此一段言秦亦

王用其說而不用兵數
年韓賴以安秦宗室天
臣勸王曰鄒圖說秦作
秦實為韓也諸侯人米
事秦者皆為其主游說
耳請一切逐客等斯亦
在逐中故斯道上上諫
書達始皇始使人進
至驪邑得還乃復其官
而陰逐客之令○臣聞
史議云句裂口喝破殊
甚得此故下面全用反
發○史議云者不敢直
斥始皇也○過矣二字
輕輕揭開語又婉甚
昔者二字領下四段
一本昔字下無者字
繆公求士順接得老
由余等五句見繆公求
士之多下三段口各界
一人筆亦變換有法
此五子者以下作一小
收束大機流轉○不產
於秦一句是緊要語此
一段舉穆公見秦之先
用客成功者一考公一
段欲鞅之功在風俗殷
盛富強百姓諸侯上見
舉地千里帶一句視
前段之僅用升國二十

既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約窈趙女不立於側

也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呼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

也今棄擊壤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四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

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願忠者眾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既亦在逐中若開口便直斥逐客之非實不通以觸人主之怒而激之令轉甚即妙在絕不為客謀而通體專為秦謀語意由淺入深一步緊一步此

便是游說秘訣看他起首只用一筆揭開題面隨即就秦言秦體構秦之慮代極力鼓動一番其曰求曰得曰取曰迎曰來皆與逐字對針至於商鞅激

皆曰用於范雎獨曰得或變或不變用意亦在即離間此四段平鋪順行惟至此四君段方畧作一反次以秦實異國諸物而獨不用異國一人極力辨駁

一番則忽正忽反忽倒忽復忽轉忽結變變不拘莫可端倪視前平鋪順敘筆法迥乎不同臣聞地廣以下復陳帝王不逐客之誠以相形然後言秦逐客

之非利然後言秦逐客之致害不過數語且兼收拾全文雄然而止已極盡恐嚇之意最實擊最曲折語最

委婉而段落承接詞調字句更無不各具其妙昔人謂不以人廢言洵哉千古有數之文不可以人而廢之也

音義

繆公 名任好 繆音穆

由余 西戎人為戎王使秦繆公與語

百里奚 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

蹇叔 岐州人

來 一本

丕豹 丕鄭欲

商鞅 衛公子相秦封

彊 音游梁

惠王 秦公子名駟

惠公殺之其子丕豹

奔秦○丕一本作邠

公孫支 子桑也岐州人

孝公 獻公子名渠去

商鞅 衛公子相秦封

彊 音游梁

惠王 秦公子名駟

秦構王自此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卷之五 諫逐客書 日上海天寶書局印

啟其心尚善說之術也
○致崑山之玉等句舉
實玩相形俱是題之客
面○七句皆意外之想
目前之事筆端瀟灑酣
暢○何也二子詰問得
妙必秦國之轉接矯健
夜光等句就上翻轉覆
說上是順筆此是逆筆
○趙國之女一本作趙
街又一本作鄭街○所
以飾後宮等句忽再作
一轉倒說頓跌○一意
二喻不厭重覆是古文
中最奇持處○前二段
中伏下珠玉此一段伏
下色字天字接法又變
○而歌呼嗚嗚一本作
歌呼嗚嗚○快意二句
一筆直斷力重千鈞
此一句結本段亦即兼
結上三段○此一段伏
下樂字○今取人句方
入正文却是虛接○不
問可否四句說得秦人
逐客無理之甚然則二
句總上四節斷得醒透
○此非所以句咏歎有
神○自致崑山之玉至
此雖屬庸翻却自成

之秦國退秦彈箏等音而取韶虞之舞象若是者何也快意者當陛下之前不計其必出于秦也取以道觀聽而已矣夫寶也色也聲也皆不出于秦而取之也今秦之取人則不然不問其才之可用不論其計之或曲或直但以其非秦國之士則去之為客于秦者則逐之然則色樂珠玉不過娛心意快耳目之具也而陛下若獨重之他國之士出其方畧可以安我人民者也而陛下反在所輕此甚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則眾多國大則民眾兵甲強固則士卒驍勇所以泰山最大合土壤而成者也惟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最深合細流而就者也惟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積之王者用人廣收人材不却家庶故能昭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莫非王土人無異國莫非王臣四時充美寒暑調鬼神降福風雨和順此五帝三王不擇地而用人所以能無敵于天下也乃今有逐客之令是棄百姓以為敵國之資却賓客以立諸侯之業使天下之士知秦逐客其在秦者皆退去而不敢西向未任秦者如裹其足皆不肯入秦秦秦此不能用士則士必為異國用此無異借寇以兵甲而齎盜賊以糧食也天崑山之玉等物不生于秦而可為秦之寶者如此其多由余百里奚數士不生于秦而願忠於秦者如此其眾昔四君用之可以為聖今必却賓客以資敵國既無願忠之客地何由而廣國何由而大自損其民以益鄰既無願忠之客兵何由而強士何由而勇是內自空虛外不能統制諸侯而反與之樹怨如此而欲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逐客之令不已過乎

西漢文

入關告諭

此一段言秦法以見其當除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帝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此一段言秦法以見其當除
此一段言秦法以見其當除
此一段言秦法以見其當除

當民生迫促之時而使之游于寬厚之字人心那得不歸向耶况又字字剖心恻隱語語刺骨入情復其言有畫而意無窮之致允堪與古帝王典謨並峙時天壤唐荆州謂此不但四百年帝業所基實一代文章之本良然

音義王 去聲 安堵 一本作案堵如次第牆 為 去聲 霸 同 要 平聲 亦約也

序解 高祖初入關召諸將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法造語毀謗君上者誅及其族眾人相蒙私語者棄之于市而殺之此苛法之大端也吾自起兵以來與諸將共約先入關者為王吾先入關應王關中今與吾關中父老約其法止定三章耳三章雖何殺人者應當處死至傷人有曲有直盜賊有多有少其罪名不可豫定當隨其所犯之輕重以抵于法自此之外皆秦之苛法也應為除去與之更始吾吏民其當各仍從其職業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入關中者祇為吾父老除去禍患耳原非有所侵奪而為暴虐也吾民其無驚恐且吾所以不即居關中而還軍霸上者亦待諸侯至而與之定約束再來關中為王耳

非舍此而去也爾父老其慈諭朕意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入關告諭 求賢詔 恤民詔 上海天寶書局印

一大段○臣開地廣三句喻士多有益於國此五帝句無敵下一本有於天下三字○天物二句結今陛下五段士不種二句結緣公五段內有虛句結地廣一段末二段言遠客則國且危尚何敢言跨海內制諸侯

入關告諭

自高帝至淮陽王為兩漢故其將者作為西漢文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五年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父老一向直冒下文○此句開口便說着痛處○誹謗二句舉秦苛法之最甚者○吾與三句言所以得除秦苛法之故與父老約二句簡盡○殺人二句亦是秦法不可去者○餘悉○說得平易為父兄句結上除秦法

○非有所謂結上安堵且吾所以以下兼及還軍霸上意更覺周詳婉曲

求賢詔

按通鑑賢字上有遺字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贊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初八關除苛法以收拾人心既平治求遺賢以培植國本兩事俱極切要兩詔俱極真懇而此詔期望殷勤法制詳細且能流麗端莊跌宕清兼而有之高帝之雄氣偉略殆具足見矣○首段引王伯起開局正大次段歸功賢人立言有體其曰共安利是以求賢之故其曰尊顯是安利賢者處末段復於即守詳加勉成一片
人至意千載如見

音義

伯 同 繇 同 亡 同 已 上 御史大夫 昌 相 贊 侯 中 執法 稱 為 去 霸 繇 由 無 聲 相 御 史 大 夫 是 趙 亮 耳 下 同 蕭 何 中 丞 去 聲

詣 署 行 義 狀 儀 容 也 年 免 癯 病 也

序 解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之文王伯者莫高於齊之桓公然二君皆待賢人而後成其王伯之名今天下之賢者其智能之卓越豈僅如古之人乎然有天下世奉宗廟于不絕也此非求賢以備治不可夫我刑平禍亂已賴賢人與我共之矣而安利邦家可無更求賢士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遊者吾能以高爵厚祿尊顯之通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當以此詔令達之丞相丞相贊侯當領此詔于諸侯王御史中丞分行郡國下詔于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親勸勉為之駕車遣至相國府書其行狀儀容年歲以待擢用如有賢人而郡守不舉其後發覺即守免官其賢士有年老疾病者則不必遣詣相國府矣但以其行狀儀容年歲上聞可耳蓋恐其勞之於跋涉也

恤民詔

通 恤 與 恤 同 所 以 要 恤 之 意 恤 字 正 面 只 於 結 尾 一 點 便 後 折 頓 深 警 文 帝 方 春 和 時 草 木 羣 生 之 物 皆 有 以 自 樂 而 吾 百 姓 鰥 寡 孤 獨 窮 困 之 人 或 沾 於 死 亡 而 莫 之 省

高帝

文帝

年○此元年三月詔也

○方春句是感時○草木二句是觸物○季春

發詔即借季春時物反

形民說起最稱情致

羣生二字照下釋寡

孤獨等字妙絕○蠅寡

孤獨下復着窮困二字

包括一切○窮困一本

作困窮○或沾於死亡

一本作或陪於危亡

莫之者慶四字深沈痛

切○為民父母句詞婉

而義嚴○其後句是後

世應為獨租貨粟之基

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二句是存問亦是

微詞○自稱曰皇帝稱

佗曰南粵王便已削去

他南武帝二字○朕高

皇帝句極真極直且見

非君后子以便下言誅

諸呂側室句是叙所自

生○兼外二句是叙所

前憲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千

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音義南粵王 姓趙名佗真定人秦時為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天下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行尉事教以絕關自備佗因自立為南越武王

高后 姓呂名雉惠帝母也自少帝元年臨朝 諱亂 乘亂也 諸呂 產祿 通軍他姓子 指少帝初高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故其

王侯吏不釋 高后崩諸大臣謀立帝代即張武諸帝無往來昌極陳迎立之故至長安 遺 音位 隆慮侯 周寵也即高后所

長沙 博陽侯 治 發兵 犬牙相入 介 服領

序解 高后時趙佗自立為南武帝稱制于粵文帝立使陸賈賜之以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王甚苦心勞意朕乃高皇帝側室之子初就外藩封之于

人之地墳墓于王亦不為無恩矣前日聞王發兵侵擾我邊疆竟再至三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王欲自利其禍也朕若命將出師靡

高后始也○不幸有病
是為高后回護漢幕乎
治是出脫趙佗攻擊長
沙之罪○諸呂四句是
賈叙家難○誅之已畢
四字該諸呂後少帝在
內○朕以三句諫而滿
光○今即位三字見君
臣之分已定○乃者二
字緊接上今字說起開
字妙不着迹○求親見
第二句是趙佗書中語
○朕以王書四字最關
情便見意中有王○曰
王遣曰王書口口聲聲
呼王總是欲去其帝號
也冷處俱關緊要罷將
軍的是允其書中所請
者一○親見第二句是
允其書中所請者二
修治句是書中所未及
者亦無不曲體而加意
○得此一事使非以虛
詞文飾者○前者二字
是追叙語氣○又用問
字妙甚○朕不忍為句
見不忍加誅使伏下使
賈馳諭意○朕欲定地
句控取之意自在○兩
引吏言既出脫他人又

報文帝改帝號書

王之國庸有獨利者乎設朕以兵禦王必多殺王之士卒傷王之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少失多朕不忍為也且朕之君臣亦未嘗不思所以處王之道矣朕欲得地界使大牙相入者以問在庭之史史曰高皇帝以南粵封王所以界限長沙之土地也朕是以不敢擅變其定制焉又史諫朕曰得南越之地漢不足以以為大得南粵之財漢不足以為富是以朕願以南之區使王自治之朕之所以待王者如此朕今即位是一帝矣王又稱帝是兩帝也兩帝並立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必至不相和協是兩相爭也爭而不讓必至殺害士卒將吏以及人民仁者忍為之乎高后稍開邊釁王亦發兵為寇是前患也朕今與王願彼此各棄前過階之大道自今以終通使如高惠兩帝之舊故遣天中大夫陸賈馳此諭告王以朕意嗣後漢過不先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持道王褚衣三等卿申朕意願王聽樂慈愛並撫恤王之鄰國以共享靜之福王其其敬聽之哉

趙佗

蠻蠡天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蠻以為南粵

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別異蠻蠡出之曰毋子蠻蠡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壯毋子牝老夫處僻馬牛

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

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

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蠡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

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蠡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

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

九年於今抱孫馬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

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

自占地步鬆緩中却有
嚴重雖然轉方入正
義說為帝三子子是題眼
兩帝數語不直斤化大
有含贊○爭而不讓應
前不得不立○仁者不
為隱刺起化分棄前患
回顧前高后辱暴暴起
發兵為寇災○通使知
故回顧前高帝惠帝
使賈馳謝點出使者之
名來○母為寇災回應
前者處○聽樂○應若
心勞意○存問○應寇
長沙

報文帝書
靈靈天長十八字與帝
書書皇帝謹問十二字聲
口相應○老天故身更
幻與帝書朕高皇帝側
室之子聲口相應○高
皇帝曰向是實書是妙
文讀者須辨當日南粵
稱王非自高帝始也始
今以歸之高帝使自文
飾其始王之非此是自
為出脫處却假得不看
迹妙妙○外臣子時內
字飛揚量而出恰得其
宜○豈不為絕洽有分

此一段為○叙所納之○物以作○結
此書處處與帝書針鋒相對立意深穩措詞斟酌既不失已亦不欠人一字一句俱非苟下者評者乃謂佞非心悅誠服而以假高惠兩朝為外臣地不作
一句感恩語似呂后見地而稱帝犯邊絕不作一句認罪語為詞以予觀之較高惠處曰幸賜曰厚甚未始非感恩也至於稱帝犯邊細思此罪如何認得
況帝書中意是欲佞去帝號網鑑明載佞恐下令國中帝制願長為藩臣奉貢職矣帝書中詞是欲佞母為寇災則嗣後微書諸王反者不一而足而佞
卒未嘗有其事安見其非心悅誠服耶為末陛下幸哀憐數語情真語激實是剖心瀝膽略無一絲虛偽至文中一二文飾牽曳處或欲占地步或欲自出
脫不得不爾讀
者亦不可不知

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音義 長上聲 皇帝賜璽見前 內下同 高后自臨用事亦見 細猶言小 士人也 母子蠻音 白亦見 牝音 畜

齒音 已上聲 長音 內史中殿 御史皆官 藩高平皆人 振音 更音 使音 疑長沙王亦見

序解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佗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去帝制因為書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南海之

高后臨朝用事遂親近細士聽信讒言別異蠻夷不以中國王侯一體相待發出令曰毋予蠻夷外尊金鐵田器馬牛車即予蠻夷亦但予之以牡毋予之

以牝老夫處南粵僻壤所有馬牛羊皆已老不足以供祭祀竊自以祭祀不修開罪鬼神不容於死曾使內史名藩中尉名高御史名平者凡三輩上書謝

過不料其皆不得及又風聞我老夫父母墳墓已經壞削凡弟宗族亦皆已被誅戮高后之殘虐老夫如此老夫乃與更相議曰今南粵內不得見收於漢

若仍舊稱王則外何以自高莫於諸侯故更號為帝而自帝於南粵初非敢有所毒害於天下也高后聞之大怒益加疏遠於是削去南粵之藉使使不通

臣疑必長沙王之計讒害老夫於高后欲倚中國擊滅南粵以并王之故臣故發兵以攻長沙之邊境且以南方卑濕之地諸蠻夷中如西之西甌其聚半

為弱而可以南面稱王東之閩粵其眾僅數千人亦可稱王西北之長沙其眾半蠻夷之人亦可稱王則南粵又何獨不可帝老夫故敢妄稱帝號亦不過

聊以自快樂耳然老夫正非西甌閩粵長沙可比也老夫身定粵中百邑之地以地則東南西北有數千萬之里廣以兵帶甲者百萬有餘如此猶然北面

以臣事於漢者何也總以墳墓宗族在漢不敢背先人之故況老夫處粵已四十九年矣於今抱孫焉亦非卒與者可比然風興夜寐履不安席食不甘味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若是其不違羈處者惟以不得事漢為念也今陛下幸哀憐復臣故號通使和好如故老夫即死亦且不朽從此
改號不敢復稱帝矣謹此而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鳥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幸附鑒之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過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可俱反照高后厚甚
一本作化厚厚高后
三句極有次第信說
臣三字伏下長沙母于
鑿與外專金鐵下增田
器二字妙金鐵固可為
戰其亦可為器也
令持多說明因者以
有巧耕農甚高后之產
也老老處解四句又從
高年羊想出發來以
開罪鬼神甚高后之產
也○使肉更一段自是
贊故○壞削論二段
皆莫須有故曰風聞○
自別異至此故漢之虛
南再一增添一層○此
段的句非漢與帝書開
王發兵段相應○史相
與議的與帝書舉祭
口相應今內不得一句
見更疑為帝出於不得
已意○自帝其國二句
忙作分解見稱帝亦無
罪於漢意○高后間一
段妙南再之及在先此
只放在稱帝後亦文飾
以自為出脫也○護字
應前信說臣南方一
段以數王字陪襯一帝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而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
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
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
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
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柄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字以半載數千人等字
暗視下數十萬里及百
萬餘歲○老夫身定三
句與帝書得之地等
語相應此自占地步處
於合抱強弱情真語趣
履不安席等句與帝書
苦心勞意及聽語煥發
相應○改號不敢為帝
則帝號去矣○厭白璧
等則責職納矣○細玩
通篇語意一貫貫注歸
重感文帝息上實是誠
服彼讀其情強而非誠
服者殊不可解

過秦論上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
能誦詩屬文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
秀才召置門下甚愛愛
孝文帝初立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
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
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
一殿中趨還至天中大
夫者過秦論秦之過借
以輒漢論凡三篇首篇
過始皇次過二世再次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雍膺繩樞之子吐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卒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韓趙
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鎗也適成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
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千乘之權招八川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
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通體俱是寫仁義不施而攻守勢異細玩上方評語自明其文平鋪直敘中自具縱橫馳驟向背往來且天以上是敘事身天以下是議論其實敘事內原
帶有議論議論內亦兼有敘事變化錯綜不可端倪至段落之長短相間承接之虛實相生句調之整齊參差相雜更覺筆墨到處皆妙難盡述讀者當一
細心領取○篇內當是時凡兩見于是凡四見然後字然而
字亦各兩見似複非複亦足見文家老練細心人當自辨之

音義 孝公 名渠始皇 崤函 函谷關 雍州 地名秦 卷 楚 八荒 八方 商君 衛 衡 音 拱 手 易 西河 魏地商君伐魏 破之魏獻西河

以 惠王 名 武王 名 漢中 楚 巴蜀 二國在秦西 膏腴 肥腴 要害 在我為要 從 音 孟嘗 田 平原 趙 春申 黃

和 信陵 公子 燕 平 中山 亦國 六國 韓魏楚 甯 越 趙 徐尚 宋 蘇秦 洛陽 杜赫 魏 人為 齊 齊 明 東周臣後事 周最 孫臏 孫武子之

周成君 陳軫 楚 昭滑 楚人 樓緩 魏相文侯弟 程景 魏人 蘇厲 秦 樂毅 燕 吳起 魏人事文侯 孫臏 孫武子之

之公子 帶佗 楚 兒良 王廖 呂氏春秋曰王廖者先兒良貴後此二 田忌 齊 廉頗 趙 奢 趙 九國 即

人者當天下豪士也○是音倪慶齊師 廉頗 趙 奢 趙 九國 即